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蜜蜂計 第二回 苗鳳英魂遊地府 驚夢兆拯救董生

終日忙忙直到黑，不知何事為的誰。欲覓孔方全無見，委果昭酥竟未歸。

話表眾青衣大怒，喝退了一群餓鬼。苗氏魂口呼：「二位公差，這是什麼所在？有這些蓬頭赤身鬼纏繞？」青衣說：「此處名為黃花山，又名苦鬼山，又名鬼門關。這些赤身露體的皆是在陽世遊手好閒、好吃喝穿戴、花盡錢財、不惜費用人。人說他有福，哪知死後折磨，身披蘆花，餓食草子。」言罷，領定苗氏前行。又到一處，只見樁木上綁縛一個人，有兩個鬼使手擎大鋸，向那人頭上就鋸，鋸的那人連聲叫苦，血流滿地。苗氏問：「那人為何用鋸解之？」青衣說：「此人在陽世瞞心昧己，傷天害理，大門小秤，欺負貧窮，以此刑報之。」苗氏贊歎，又往前行。只見那廂有幾個鬼使把一個人向確臼內填，又把一人向磨眼內塞，心中不解，又問青衣。青衣曰：「確內搗的是強梁漢，打街罵巷，欺壓善良；磨研的是打天罵地、呵風咒雨之人。」苗氏嗟歎不已，復往前行。又見鬼脚鬼把女子綁在樁檣，以利刃刺女子眼，割女子舌。苗氏問：「此女子因何割舌刺眼？」青衣說：「此婆娘們皆是存心狠毒，心生嫉妒，打公罵婆，欺壓夫主之報。」又往前行，只見迎面一棵大樹，枝梢層層密密，猶如山嶺。閃出牛頭馬面，手執三股鋼叉，叉上挑著一人，向樹上一撩，聽那人「哎喲」一聲，皮開肉爛，五臟皆掛了一樹。苗氏嚇得抖衣而顫，不敢前進。青衣說：「休要害怕，此人們罪該如此。此等人在陽世殺人放火、圖財害命，理當在此茶牙樹上受此慘刑。」苗氏只得隨青衣前行。

過了金銀橋，來到枉死城，進了鬼門關，陰風透體。迎面三條路徑，遂走中路。面前有兩桿大旗，左邊旗寫「至公無私」，右邊旗寫「賞善罰惡」。剛至轅門之外，青衣說：「不可前行，此係森羅殿。你在此等候，待我二人去投文書再喚你進去。」言畢進去投了文。

苗氏站在外面向裡觀看，只見閻王坐在取魂台上。這森羅殿全是朱紅格子，明三暗九，峨峨壯觀，上罩黃登登一片金瓦。正看之間，見一鬼卒走出說：「苗鳳英即速進見。」苗氏隨進，忽聽兩旁喝喊一聲，走出兩個猙獰惡鬼，抓住苗氏往裡一攢，那牛頭馬面接住，便向丹墀一摔，摔的苗氏發昏。金童玉女近前喚醒鳳英，苗氏跪倒，口尊：「王爺，怨魂冤枉。」閻王說：「看這詳文，你是有志氣女子。」命判官查他命簿。判官遵命，即刻展開卯簿一閱曰：「紅羅星苗鳳英，陽壽七十二歲。因出嫁之日衝犯抹頭鬼，一十八歲該剎頸而亡。因陽壽未盡，現有長安城南安郡御史之女，乳名鄧紅玉，年方二八，壽盡於本年五月十七日，墜草秋而亡；苗鳳英借屍還魂，夜夢文曲，身通六經，天榜有名，妻榮夫貴。」閻王聞言，遂命金童玉女引苗氏魂魄，至逍遙亭權且存身，專候五月十七日巳時，送他至南安郡鄧府借屍還魂。金童玉女遂引苗氏魂到逍遙亭存身，這且不表。

且言紅石村中有一秦豹，他父現在靈帝駕下，官拜總鎮之職，名秦承翰。同他母徐氏、妹子素梅，親丁三口在家度日。這秦豹倚仗父勢，無惡不作。素梅房中有一得力的侍女，名喚小玉，天生的俊俏。秦豹心懷調戲，不得下手。一日清晨，素梅小姐命小玉園中摘花，被秦豹遇見，陡起淫心。見花園無有二人，立逼小玉成親。小玉不從，百般辱罵。秦豹羞惱成怒，亮出寶劍，將小玉殺死。暗暗前廳去了。這素梅小姐不見小玉回來，又派丫鬟春香花園去尋。春香在花園不見小玉，尋到葡萄架下，見小玉躺在血泊之中，被人殺死。急忙跑回報與老夫人並小姐知道。夫人、小姐聞言，急忙來至花園，見小玉橫臥葡萄架下血泊之中，死於非命，不曉的被何人殺死。老夫人命丫鬟將秦豹喚來，問道：「丫頭小玉被殺，你可知否？」秦豹假意驚慌，說：「家中人誰肯殺他？想必是外來賊子前來偷盜，被小玉撞見，殺之滅口也是有的。」老夫人說：「想這賊走的不遠，你急速差派家丁四處拿賊，與小玉抵命。」秦豹遵命而去，遂將小玉屍身掩埋花亭之旁。這秦豹自思小玉是我所殺，向何處拿兇手？若不差人去拿，又恐母親見疑，只可差人四下追尋。

且言家人小喜帶著兩個佃戶，竟撲南路追尋。行至古廟前，正逢董良才一覺睡醒，伸腰打哈息，被小喜聽見，說：「廟內有人，進去看看。」遂進廟，一看見董良才渾身血跡，又面生可疑，大聲喊道：「殺人兇手竟在這裡藏躲，你二人幫著我拿呀。」董生說：「豈有此理。你說我殺人有何證見？」小喜說：「你沒看看你身上血跡麼？你還嘴硬。」董生低頭一看，暗想：「這是我妻剎頸之血染在我身，被他看見。」正然發怔，說：「我並無殺人。」小喜喝道：「放屁邪侈，是何言也。豈不知今日之事君事也！我若將你放於四海，實必逮夫身。我今茫茫然歸，須要你而後從之！你若是遲遲而行，我定要鳴鼓而攻之！」言罷把董良才推推擁擁，不多時來至府門首，命：「二佃戶在此守望相助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待我攝齊升堂將命比，出戶入雲則入。」言畢進府稟少爺知：「小人獲著殺人之賊。請少爺施行。」秦豹吩咐帶上來。小喜立刻走出，向董良才說：「我家少爺令我帶你進去，須要你入公門鞠躬，如也見了我家少爺，須要你便言唯謹爾。你若是言不顧行，準備創業垂統，更兼那右傳之八章，豈不亡之命矣夫。」遂將董良才帶進客廳。後堂夫人並小姐聞聽拿獲殺人的兇手，遂在屏風後偷看竊聽。

且言秦豹明知所獲之人情屈，昧心問道：「你這漢子渾身血跡，面生可疑。要你實說因何暗入花園，將丫鬟小玉殺死？」董生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我非少名無姓之匪人，祖居不遠，家住洛陽城西麒麟村，父名董毓蘭，稱為員外，我名良才，自幼讀書。不幸生母亡故，繼母不良，暗使蜜蜂計言我戲母，我父把我勒死。幸喜父母身乏倦睡，我已氣轉還陽。」秦豹問：「你身上血跡從何而來？」董生說：「我蘇省過來，見我妻自剎而亡。是我抱屍而哭，身染血痕，急於逃命，並未暇及〔擦拭〕血痕。在古廟乏睡，被府上貴價捉來，誣我殺人。」屏風後素梅聞董良才之苦處，不由含淚口呼：「母親！聽此人所言，非是殺人的兇手。令我哥哥將他釋放去罷！」老夫人聞言點首說：「女兒言之有理。」遂喚道：「我兒秦豹，老身看此人不像殺人的兇手，放他去罷。」秦豹口呼：「母親請回，兒遵母命。」母女聞言，轉身回後〔堂〕去了。

小喜悄悄走近秦豹身旁，低聲下氣口呼：「少爺，此人放不得。」秦豹說：「我看此人非是殺人之徒，放他去罷！」小喜說：「不可。少爺言之差矣！從來殺人兇手那有善肯招認？況且他身有血跡，為明證，怎見不是他行兇？倘然放了他，日後家中的家丁院公若作些私弊，哪個還肯服你所管？」秦豹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小玉是我所殺，這人身上血跡從何而來？一定他在別處殺了什麼人，逃在這裡也是有的。殺人償命，理之當然。我不免二命一抵，也可壓眾人口風。」遂問小喜：「你所言是理，怎奈他無口供，也是枉然。」小喜口呼：「少爺，人是賤蟲，不打不成。將他吊起痛打，不怕他不招。」秦豹聞言點頭，遂向董良才喝道：「因何你殺死丫鬟？快實招。」董生說：「殺人之事我實不知。我招何來？」秦豹聞言大怒，喝道：「好強徒，料你不肯招認。小喜，將他吊起拷打！」立刻把董良才吊起，小喜用皮鞭毒打，打的良才死去活來。忽見家人進客廳稟道：「現有堂尊名帖在此，請少爺一敘。」秦豹接帖看〔過遂〕道：「隨後就隨家人而去。」秦豹吩咐小喜：「堂尊請我議事，且將這人囚在花園。我回來再拷問，你隨我進衙。」小喜遵命，把董良才鎖在花園花亭上，隨秦豹進衙去了。

這董良才被囚鎖花亭內，渾身疼痛，哭一回歎息一回。堪堪天交一鼓，忽然一陣陰風，只見花前月下現出小玉冤魂。冤魂暗道：「這白虎星官董良才與我家素梅小姐有姻緣之分，今日有難，必須救他得生。陰陽相隔，我如何可救？有了，我不如與素梅小姐警教小姐一夢，令他來救董生，可以與他二人作成這段姻緣，亦可報小姐待我的恩情。」想罷主意已定，一陣陰風來至繡樓之上。

素梅正在朦朧之間，忽見小玉立在面前，慌忙問道：「人人皆言你被賊人殺死，為何還在此間？」小玉笑說：「我未曾死，只恐你那心上的人待死。」小姐問：「我那心上的人是誰？」小玉笑說：「就是被打的洛陽人董良才，與你有姻緣之分，被秦豹鎖在花園，堪堪性命難保。須當小姐去救。若是一步去遲，就誤了你的終身大事。」小姐羞怒，舉手去打小玉，小玉閃身一躲，素梅小姐閃了一跌，猛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心中暗想：「曾在前廳聽我母講情，將董生釋放，焉能鎖在花園？此乃夢幻之言，不可信之。」遂翻身睡著。小玉之魂見小姐復又入睡，遂又近前警夢，口呼：「小姐呀，小姐！還不快去拯救董良才。你若不救，小姐

你誤了你今生終身美滿的姻緣。」秦素梅猛然驚省，原來還是在夢境。暗想：「一連兩夢俱是一樣，真乃奇怪，令人可疑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想必我那不行正的狠毒哥哥假允母親之情，暗把董生鎖訖拷打也未可知。明明白白小玉在夢中口口聲聲要奴去救董生。咳，天哪！天！奴與董生非親非故，素不識面，並且男女授受不親，如何能救他？」自己躊躇多時，〔又想〕：「只可喚醒春香丫頭，他又生的伶俐乖巧，令他同我前往花園方妥。」

不知春香肯去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